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楘

謄錄監生臣俞成纕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十六

元 汪克寛 撰

宣公

癸丑匡王五年元年晉靈十三年齊惠公元元年衛成二十七年蔡文四年鄭穆二十年曹文十年陳靈六年杞桓二十九年宋文三年秦共公稻元年楚莊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弒也

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辭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辭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辭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羊美惡不嫌同辭張氏曰宣公受弑賊之立而居其位其皐同於桓公而十八年之間皆書王與桓公不同者法已舉於前矣天理不可以常亡王法不可以久廢故存王以舉大法亦所以正宣公之皐也高郵孫氏曰桓弑隱而立春秋月而不王以罪天王之不能誅之宣弑子赤而立春秋書月書王不罪天王之不討者非赦之也天王不王自平王而下桓公之時王道之不行未久有王者興則桓公在可誅之域不於在位當於其將終竟桓公之死王不能誅聖人不忍周道之衰而弑君者得志也十八年間書王者四終始反覆欲其見討而竟不能於是月而不王以

為法於萬世至於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亂賊接迹而起而王者未嘗誅之非天下無王何至是也宣弑子赤自立晏然無所忌憚春秋於即位之月書王以明王道之行不容一日息也惟其無王是以書王爾桓公之時王猶可望則待王之誅宣公之時王不足望故書王以討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惠）

魯秉周禮喪未朞年遣卿逆女（何氏曰譏喪娶復書不親迎）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高氏曰不待喪畢而遽如齊逆女者恐姻好久不通而齊人來討也）故結昏於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

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家氏曰宣公繼世之初斬焉在疚而首遺大夫如齊逆女所遣兄又同惡之大夫春秋書之所以著敬嬴襄仲弒君簒國之本謀亦以見齊元無道黨其臣而使之弒君也蓋請昏割地魯所以自結於齊者皆在遂與得臣如齊之時故即位未幾而襄仲遂有逆女之行無何又以割地而出春秋書即位書逆女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齊人取濟西田著魯人結齊之援以弒其君著齊人輔魯之簒俾弒其君益明王法以治齊魯之罪二國皆有討也王氏曰赤齊之甥也叚齊之有所黨故欲急昏於齊也公穀謂譏喪娶不知喪娶之不足罪也可罪者喪娶之故也

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孟子朱子註謂魯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

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喪紀浸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據文公亦三年之內圖昏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音現者也杜氏曰不識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薛氏曰公覺夫人出大夫逆女亂倫而娶齊人不創夫人之出而違禮婚媾皆罪也臨川吳氏曰文公使公子遂納幣已非禮況宣公逆夫人而可遣僖祖之弟爭然負篡弒之罪而急於結齊昏以定其位者乃惡之大喪娶卿逆之非禮則其惡之小者爾愚按文公未終禪制而圖昏春秋深加貶黜不書逆者姓名不書如齊不稱夫人不稱氏以著其罪宣公未及期年而亟於喪娶春秋書使卿逆女書夫人至僅去夫人之氏此非特從同同之例蓋以宣公之惡有大於喪娶者故詳錄之以見其縱私欲而棄典禮實欲結大援而逭天討也石氏曰翬弒隱公遂殺子赤桓公

之立逆女使翬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在國以為賊而桓宣以為忠也故終桓宣之世翬遂皆稱公子無異辭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程子傳脫氏字

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音現下並同者不貶絕以見惡本公羊夫人與音預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何氏曰去氏輕於去姜范氏曰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劉氏曰婦人不專行在家制於父母夫人有貶則父

毋與有罪矣高氏曰古者一禮不備女不肯行故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音困詩小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能以禮自防如草蟲同上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易象傳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程子傳所以愆期者由己而不由彼女子居貴高之地有賢明之資人情所願娶其過時未歸蓋自有待非不售也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於齊病文公也不稱女而稱婦著文公之亟於成昏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有姑則以婦禮至無姑則專以夫人禮至不稱姜氏而稱婦姜著敬嬴之欲速以姑自居也張氏曰公子遂宣公之為亂臣賊

子明矣不待貶絶也書婦著敬嬴之辠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章欲反之殺世適音嫡兄弟出王君夫人援如字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公羊母以子貴斬焉在衰音崔服之中昭十叔向云云又見檀弓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趙氏曰書以者不當以也高氏曰不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當以夫人歸也婚禮莫重於親迎豈容他人得以之歸哉遂蓋公族之尊者尤不可也家氏

曰夫人非大夫所得以也遂挾齊以弒其君娶齊女為嫠君之婦魯之家國實制於遂書以者著其罪也公穀言婦有姑之辭婦姜之嫡姑則出姜也經於子卒之後書夫人姜氏歸於齊於宣公始立書遂以婦姜至自齊所以責齊受人之出母而與之婦所以責魯棄母於齊而娶齊女事悖妄以為姑也絕滅天理甚矣○劉氏曰左傳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非也一事而再見卒名耳必若云然公子結遂及齊宋盟非受命亦稱族歸父豹意如其往也氏其至也不氏無有夫人居閒也何以舍族耶

夏季孫行父如齊惠左傳納賂以請會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去聲下同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毗至反事以觀斯得矣下

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閔二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音現者也高氏曰春秋時國君不以其道立苟得一預諸侯之會他國不得復討其罪所以季文子不憚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宣公之位定則一時臣子黨亂一誤國之罪皆可以逃矣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子賜反襄五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朱子

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可謂慮事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簒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私意起而反惑與呂氏曰君毋不正孽子簒立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免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泯矣張氏曰文公世子之死在官當誅者公子遂其首行父次之家氏曰季友受托孤之寄酖叔牙戮慶父立僖公魯之宗社賴以再安行父其孫也乃為賊使齊而歸先君之母今又為之再使納賂請會有忝厥祖多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靈 成 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

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穀梁傳放猶屏也杜氏曰胥甲下軍

佐胥臣之子

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杜氏曰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孫氏曰放逐也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李氏堯俞曰稱國以放與稱國殺大夫同或以為近正公羊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蜀杜氏曰周衰諸侯擅恣法度而有罪放其臣者春秋不得不譏之許氏曰諸侯不專放大夫其書者皆天子之事也永嘉呂氏曰書放大夫惡專放也稱國以放君與大夫咸與焉晉放胥甲是也稱人稱人以放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放之蔡人放公孫獵是也

秦晉戰于河曲撓女教反臾駢之謀

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去聲文十二晉人禦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士會謂秦伯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馬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懼秦獲穿乃皆出戰秦師遁臾駢曰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偕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蘇氏曰胥甲趙穿其罪一也放胥甲而捨趙穿穿盾之族子也張氏曰穿以盾之側室而獨免刑之偏頗如此非所以治有罪主諸侯也桃園之罪明年穿弑靈公于桃園其志固形於此矣故

稱國以放見音現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僭也為後戒也　臨川吳氏曰河曲之戰及今八年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逐之也愚按放胥甲者弒夷皋之兆也殺胥童者弒州蒲之兆也高氏曰諸侯之大夫有罪當請于天子或殺或放今晉專放其大夫可乎况舜討驩兜之罪而放之崇山者投之遠方也崇山猶在封疆之内非蠻夷外國也晉人於衛同為列國而放其有罪之臣於衛是鄙衛也衛人受晉之逐臣而不辭豈亦迫於大國之勢歟劉氏曰秦穆公悔不用百里奚之言以亡三帥自狀其過而作秦誓晉靈公恥不得志於秦而追咎善謀放胥甲於衛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使晉之君臣因胥甲之言推而廣之脩己而不責人鄭國將來服奚患秦哉春秋書放胥甲以其無罪而譏晉之濫也○啖氏曰公羊云近正也此傳是三年

待放之義乃三諫不從以禮而去者今放名雖同而實殊傳不見事迹故云爾高郵孫氏曰穀梁云稱國以放放無罪也案稱人自為與其下為別也安得以稱國而見其無罪乎

公會齊惠侯于平州杜氏曰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張氏曰後漢志琅琊國陽都故地有牟臺注平州在縣西今屬沂州沂水縣愚按沂州今屬益都路

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扶又反下同致討隱四杜氏曰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曹人以此請

負芻于晉成十三曹宣公卒公子負芻殺太子自立十五年會戚晉執負芻歸京師十六年曹人請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夫篡弑之罪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天下為亂賊等倫紀于弁髦此仲尼所為去聲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宜稱及我所欲曰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也張氏曰凡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有霸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利邪正之辨始許仲遂

以亂魯之適庶終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逞哉會者外為志魯宣欲求寵以定位而書齊惠之志以治黨惡之罪與桓公鄭莊垂之會一也晉為盟主諸侯所取正而齊宋弑君咸弗能加魯亂不治見晉之無能為也惡按齊惠因歜職之逆得立乎其位故魯宣納賂求會驩然而從蓋同惡相濟耳特齊之強大足以芘魯故宣公君臣殫意以固結之也

公子遂如齊 惠左傳襄仲如齊拜成

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去聲）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 論語焉能為有焉能為無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大

夫有以死争（去聲）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愚按孔父仇牧荀息非以君命而死皆特書於策竊疑忠義之臣扞君之難固不可待名命而後致死也杜氏謂史謂襄仲不敢書殺惠伯其理或然）遂及行父則一再見（音現下同）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愚按遂得臣同如齊見公子接而請立之逆謀之始也今既定宣公而拜成于齊逆謀之終也）以戒後世人臣或内交宫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去聲）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唐武三思李輔國通韋后張后

而擅殺五王遷上皇於西内崔胤崔昭緯結王行瑜李茂貞朱全忠而脅帝殺杜讓能王摶蘇檢貶陸扆王摶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惠人取濟西田左傳為立公故以賂齊也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弑子赤之賂也穀梁傳内不言取言取受之也以是為賂齊也程氏傳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為強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張氏曰濟西魯故地僖三十年取之曹者

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高郵孫氏曰齊侯之罪隱而難見故明書取田以著其罪春秋取田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齊景為昭

公取鄟以其取不為已得特書其爵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閔元齊仲孫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弑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天下胥為亂賊倫紀等于弁髦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去聲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饜於豔反蓋得經書取

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孫立無徒而亂少弭矣張氏曰桓公簒立求援於鄭而誘以許田宣公奪嫡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田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曰假曰取蔽罪鄭齊誅其貪利而成亂也大學論治國平天下深戒以利為利孟子論先利後義不奪不饜皆拔本塞源知春秋之微意也歟家氏曰魯桓之弑君鄭不預也魯畏其討以是為賂故書假諱之也魯宣之弑君謀出於襄仲事實成於齊惠故直書其事以而討之蓋田者先祖受之於王魯國之封疆也宣公既簒人之國又割先祖所受之土疆以為齊賂齊惠既輔人之簒又受其賂田以為已有此所謂盜竊之取其罪有大於侵伐之取矣陳氏曰外取邑不書襄二十六年齊取我高魚不書必有歸之者然後書是故濟西田書

取譏闕書取

秋邾定子來朝通旨凡經於朝聘皆不徒書未有書而無義者也宣公為弒君者所立邾子來朝而無貶文者既於朝桓貶矣公羊曰其餘從同同張氏曰邾子朝當討之人不貶者桓公之經已舉法從同同也○楚莊子鄭穆人侵陳靈遂侵宋文左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楚子侵陳遂侵宋穀梁傳遂繼事也

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

今乃附楚以亟（去聲）病中國何義乎（張氏曰不討有罪國晉之無義而亦未至如僭王肆亂之罪大也鄭舍晉從楚附无王之狂楚以為中國患故人之）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家氏曰使鄭穆公從楚之後能以楚師討宋聲於境上問昭公之故宋人必能以鮑為戮更議立君則不失其棄晉之初志今乃與楚子俱侵陳遂侵宋此侵暴無名之師淩駕中夏非討亂之舉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永嘉呂氏曰盟會而書楚子自孟始征伐而書楚子自侵陳始次厥貉嘗書楚子矣未加兵於中國也伐麇書楚子矣不過加兵於其與國也是故侵蔡伐楚侵曹伐衛書齊侯晉侯喜中國之有伯也侵陳遂侵宋書楚子傷中國之無伯

而楚人得以執伯權也陳氏曰書遂代楚言志不在蔡也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自是訖春秋師再有事無言遂者言遂者非與國伐盟主則盟主伐與國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靈

靈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穀梁傳善救陳也

鄭在王畿之內而附僭亂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門庭門內之庭寇盜至此則不得不擊伐之王者以諸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籬晉能救陳則存諸夏卹與國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吳氏曰救者救其患

難凡救患皆為美也如解倒懸孟子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如拯民於塗炭之中塗炭猶言水火如孟子言民以為拯己於水火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去聲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文十七四國伐宋諸侯會而不序同上會扈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家氏曰書救與其能救陳也不書救宋不與其救宋也宋負弒君大惡晉人受賂不能討而楚伐之雖楚之存心未必誠於為義然弒逆之賊夫人得而討之也楚討之晉救之故春秋不與其救與

宋公文陳侯靈衛侯成曹伯文會晉靈師于棐林伐鄭

穆公作棐林左傳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蒍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公羊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穀梁傳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杜氏曰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棐林鄭地滎陽宛林縣東南有林鄉愚按在今汴梁路均州新鄭縣即棐也

列數上聲下同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為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劉氏曰卿大夫不得會公侯今晉侯不行趙盾專國亦無貶則善矣曷為大之耶

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據君不書帥師大夫必書帥師君獲君傷皆不書師敗績大夫獲仍書師敗績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

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陳氏曰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伐鄭大夫初用諸侯也靈公之世兵車之會自參以上貶人之於是出趙盾以其用諸侯也春秋不以大夫用諸侯故止書趙盾師師救陳下書諸侯會晉師於棐林伐鄭則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范氏曰歎美趙盾救災恤患之功故詳錄其會地薛氏曰晉師先在棐林故言會又言伐一美一惡無嫌於同愚按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先講會禮而後往伐始疑於助惡而討定終乃伐惡而助定故春秋責其疑此言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四國之君翕然而從晉師討罪以救患故春

秋著其美前者講會禮而後伐此乃會師以同伐文似而實異也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突入于櫟而繼書公會諸侯于袲伐鄭則為黨突而伐忽可知矣書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而繼書諸侯會晉師于棐林則為討鄭而救中國可知矣屬辭觀之是非瞭然

冬晉靈趙穿帥師侵崇崇公作柳左本亦作崇侵者趙穿而後凡役皆大夫左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杜氏曰崇秦之與國任公輔曰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日亭愚按今奉元路鄠縣之東啖氏曰崇小國也公羊誤為柳

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詭許元反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

矣而傳去聲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托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音于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弑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音現下同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高氏曰晉欲得秦而反加兵於他人之國適足以衆晉之敵爾此謬計也家氏曰晉欲求成於秦發一乘之使述先君之好而秦成合矣今伐崇以求之秦愈怒而兵愈不可解矣蓋穿者志於作難託伐崇以專兵不然何拙謀之若是而執政者且無所可否於其間乎○劉氏曰公羊云柳者天子之邑也不繫乎周者不與伐天子也非也趙穿伐

天子之邑罪大矣無文以貶之何哉

晉靈人宋文人伐鄭穆左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穀梁傳伐鄭所以救宋也

宋人弒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諸侯之討矣論去聲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音烟伐燕本孟子言晉無道與鄭無異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去聲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昭四無瑕者可以戮人高氏曰宋怨鄭與楚之侵也復請晉伐鄭晉亦以前救之無功也遂連兵伐之夫晉以貪賂致諸侯之叛不能退而自責乃謀動干戈於外以逞宋之復怨況宋人弒君豈可與之合兵爭家氏曰此一事而前後褒貶不同者鄭背晉而即楚諸侯會晉而討之公也晉受宋賂而輔之以篡今復偕宋伐鄭私也蓋鄭可伐也為宋而伐鄭則不可也

甲寅匡王六年崩 二年 晉靈十四 弒齊惠二 衛成二十八 蔡文五 鄭穆二十一 曹文十一 陳靈七 杞桓三十 宋文四 秦共二 楚莊七

春王二月壬子宋文華元帥師及鄭穆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華戶化反戰背

書大夫帥師自此始左傳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及甲卓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杜氏曰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張氏曰今屬拱州愚按襄邑縣今屬汴梁路睢州

兩軍接刃主將去聲下同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永呂嘉氏曰此年戰大棘與晉趙鞅鄭罕達戰于鐵皆兩稱帥師其衆敵也春秋書戰言大夫帥師自此始自是而後若晉荀林父衛孫良夫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齊國書皆書大夫帥師春秋書獲者七唯齊國書及此年宋華元書敗績者身見獲而師又敗也大夫生死皆書故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齊國書死也

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

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前晁錯傳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孟子若是班乎朱子曰班齊等之貌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孫子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邦本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去聲克也而不恤其師見閔二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去聲師也而不恤其將見僖二十八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

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高氏曰元年秋鄭人與楚子侵宋宋人既為棐林之役以報之是冬又與晉人伐鄭一役而兩報之遂起此役今鄭師之來宋當明大義以諭之否則慎固封守使鄭不得而犯焉華元乃逐師師出與之戰於是三軍大敗以至見獲不能效死徒殄民辱國而已以見中國因夷狄之故而自相殘如此張氏曰宋以弑君致寇而不服罪故書宋及猶曰華元為志乎是戰也愚按文定於韓之戰云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經不書伐専罪晉也今考此亦不書歸生伐宋則春秋責宋之意重於責鄭矣○趙氏曰穀梁云盡其衆以救其將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按兵敗身獲而云不病非也但緣師先敗績身乃見獲依次第書之有何褒貶乎若欲褒貶乃足見其不身先士卒爾何得云善矣

秦（共）師伐晉（壹）

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杜氏曰焦晉河外邑）晉用大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去聲）是興師而報晉則閼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音現下同）矣宣子當國筭無遺策獨懵（模摠反闇也）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著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

來者漸矣永嘉呂氏曰晉文之欲與楚爭也必得秦而後敢戰殽函之役晉襄度淺而先軫諸人見利乘便自是更相報復無有窮已楚方有凌駕中國之心鄭復背晉從楚以侵陳晉將與楚爭則通秦以軋楚可也否則置秦而勿問可也而盾之族子與侵崇之謀盾非病狂何故聽之是啓秦之爭也宋方敗於鄭而晉復病於秦非自致之而誰耶張氏曰欲求成而反召兵所以深著趙穿之妄動干戈而欲竊兵權誅其意也

夏晉靈人宋文人衛成人陳靈人侵鄭穆左傳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鬭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盖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僖二十八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杜氏曰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興諸侯之師將為宋報耻畏楚而還失伯者之義故貶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程子傳人情有爭訟之道凡所作事必謀其始若慎交結之類絕釁端於事之始則爭訟

無由生矣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文王卦序師次於訟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去聲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永嘉呂氏曰諸侯之從晉也謂晉之可依也率諸侯以討宋乃立公子鮑而還是立賊也鄭由是謂晉為不足與而從楚以侵宋晉乃芘宋以伐鄭鄭復使歸生伐宋蓋有辭於宋也晉復黨宋以侵鄭一動之非義而與國叛之敵國侮之彼得以奉辭而我罷於奔命至一再而未已也伯主之舉動詎可輕哉家氏曰鄭叛華侵之可也以報大棘之役則不可也鄭惡晉之釋宋不討而從楚晉不知自愧猶為宋報鄭是以貶四國之大夫皆書人是時晉之趙盾欲據兵

權詐於伐國實無關心故棐林之役楚因解揚晉師即遯是役也與鬬椒遇即謬為之辭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復去之盾本無欲戰之心也左氏乃曰晉侯侈趙盾驟諫不入是以不競於楚何失實之甚耶

高氏曰自是楚與晉爭晉不能競反有弑逆之禍於是楚益自肆明年遂有問鼎之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臯公作獆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不果觸槐而死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鬬且出提彌明死之靈輒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

而立之公羊傳親弑君者趙穿也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内朝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膳宰熊蹯不熟公怒殺之使荷畚棄之盾就視之趨而入諫靈公心怍焉欲殺之伏甲于宫中召盾食之已食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示我吾將觀焉盾將進劍祁彌明呼之盾躇階而走公呼獒而屬之彌明踆之絕其頷宫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盾而乘之驅而出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晉史書曰晉趙盾弑其君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弑君如何穀梁傳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

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穀梁子曰趙穿弒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

趙穿手弒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都亂反下同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書是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弒不於其身而誰責乎薛氏曰君將殺盾而穿行弒君之事則主弒者盾也穿受命而加刃者也在律家人共犯止坐尊長威力使令被使為從此春秋之義也亡而越境謂去國

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絶杜氏曰越境則君臣義絶愚按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去國不返必如宋子哀潔身去亂然後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愚按反而討賊尚如羽父討於甯氏不足以逭大惡之誅必如衛石碏之誅不避親無一毫阿私之意而竭力為君復讎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僞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音預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令將之心本公羊何氏曰令將欲弑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憯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蜀杜氏曰盾知

靈公欲殺之而心欲弑之是不止同謀而實將弑也春秋不可並書穿盾而擇首罪者以書之亦義之所宜也臨川吳氏曰趙盾專晉國之政幾二十年境内境外知有盾而不知有公靈公既長不堪其專遂欲殺盾鉏麑受命不肯殺盾而死提彌明救盾而鬬死靈輙内叛倒戟免盾於死則盾之私屬與公徒敵無復有臣禮矣君臣既為仇敵非盾弑公則公殺盾勢固不兩立也穿盾之族子平日所愛信之人也弑公而盾乃復穿之弑為盾弑也盾為首惡穿將承意行事者爾盾陽為不知謀以求自免弑君之罪將誰欺乎夫子書曰趙盾弑其君誅首惡也自三傳以來說者多方為盾分釋則是亂賊不可以欺聖人而乃可以欺後儒也高郵孫氏曰盾陰弑其君而陽逃其迹實行其計而穿受其名者也故孔子以弑賊誅之必待親弑然後罪之則奸臣賊子得以計免而屬愚無知者常當其實矣

以高貴鄉公之

事觀馬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魏高貴鄉公紀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遂率殿中宿衛官僮數百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逆戰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當如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濟抽戈刺帝刃出於背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曰獨有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曰泰意惟有進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以太后令追廢帝為庶人昭言成濟大

逆不道夷三族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音洛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公羊閔元莊公存之時僕人鄧扈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樂而歸獄焉唐昭宗紀上至洛陽朱全忠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乃遣李振與蔣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玄暉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殺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遽起繞柱走太追弑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玄暉矯詔稱貞一漸榮弑逆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于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慟哭斂朱友恭氏叔琮恐按

趙盾之專晉猶司馬昭朱全忠之專政於魏唐也靈公之欲殺盾猶高貴鄉公之欲殺司馬昭唐昭宗之謀朱全忠也趙穿弒靈公猶成濟師太之弒高貴鄉公與昭宗也盾未出山而復猶昭全忠之陽驚自投於地也魏唐舊史及通鑑皆書成濟史太弒帝而邵子經世書及朱子綱目則筆之曰魏司馬昭弒其主髦朱全忠弒帝蓋取法春秋誅趙盾之義也司馬昭族誅成濟朱全忠盡殺友恭氏叔琮等尚不免君子直筆之討況盾使穿逆成公于周以固新君之寵則元惡之誅不於盾而誰任乎

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通音夷臯雖無道未為獨夫君臣之分猶在也知此則明文王事紂之道○異姓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趙盾亡而不反可也反而討賊亦可也盾能討穿司馬昭能討賈充則可免弒君

之罪矣故曰春秋誅意二人之不討罪意在於弑君也家氏曰晉襄託其孤於趙盾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其屬於盾者為何如盾乃與諸大夫謀外求君及畏逼不得已而後立靈公則靈公之立非盾意也竊疑盾所以謀其君者非一朝夕之故矣齊商宋鮑弑君篡國晉為盟主所當治也盾合諸侯將有討於齊宋已而受賂不惟不討又為之定篡竊之位無君之心久已萌矣堂上之覺方興桃園之攻隨至靈公固在趙氏罝網之内欲無及得乎

○趙氏曰左氏云仲尼曰惜也越境乃免按董狐云亡不越竟言行未遠而君被弑反又不討賊狀涉同謀爾非謂越竟即無罪也作傳者不達此意遂傳會為此言若然者奸臣令人弑君身越竟而還即為無罪乎朱子語左氏見識甚卑云孔子曰惜哉越竟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為之解免耶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文十五年即位在位六年弟瑜立是為定王

乙定王卯元年三年晉成公黑臀元年齊惠三衛成二十九蔡文六鄭穆二十二卒曹文十一陳靈八杞桓三十一宋文五秦共三楚莊八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穀梁傳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乃不郊為去聲下為天同牛之口傷穀梁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改卜牛而牛又死也家氏曰此魯宣除喪始郊而天示之譴也一書十有六言辭煩而不厭著其變

異異乎常郊之卜不吉者矣宣公篡弑逆理亂常特是饗帝故天譴之也不然郊矣范氏曰牛無故其口自傷易牛改卜復死乃廢郊禮禮為天王服斬衰周禮司服凡喪為天王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杜氏注禮乎張氏曰此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蓋借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罪三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豈可借天子越紼行事之禮春秋所以特書之春秋已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桓公不奔桓王喪而會于齊之艾文公成公不奔頃王定王之喪而同盟于鄭之新城蟲牢襄公不奔靈王之喪而如楚且送楚子昭之葬于西門之外有不修弔禮而

自相聘問簡王之喪襄公不弔而邾子來朝衛剽晉荀瑩來聘固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前文帝紀遺詔曰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朕幸以天年得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嫁娶祠祀飲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云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月為釋服此以日易月也顏師古曰紅與功同此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因循謬說未之思也荀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由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

也

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音現髙氏曰魯僭郊禮久矣隐桓莊閔不書者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因變異而書也愚按天王崩三月天下服王崩至是已三月海内諸侯皆當斬衰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魯為同姓之宗國而不服其服則無王也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苟釋凶服而從事於大禮是慢天也且天子嘗禘郊社簠簋既陳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皆廢其禮況可聞喪而猶治祭事乎王制所紀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亦以已卜時日而忽有喪則大臣越紼而攝祭耳春秋書郊牛災而改卜者四此年改卜之牛又死成七年鼷鼠又傷改卜之牛故皆廢郊定十五年哀元年鼷鼠傷郊牛改卜牛而不復變異皆行郊禮故知不郊者非悔非禮而不郊實以郊牛之辭有災傷不得已而不郊特書乃

不郊猶言乃還乃復乃克葬乃者繼事之辭所以著不郊之由係於郊牛之變異也經書不郊者四成十年襄十一年皆以卜不吉而廢郊則爲君之誠意不足以格天此年成七年牛災廢郊而皆猶三望則天示譴告之意而不知止也

猶三望左傳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内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周禮大宗伯旅四望注旅陳也陳其祭事冉求

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為去聲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音預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内其不得祭亦明矣朱子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詳見傳三十一年臨川吳氏曰天子郊祀上帝必望祭山川望祭在郊祀之後因郊而望也魯諸侯也以成王之賜許用王禮四望闕其一殺於天子然郊社既廢則望禮可以不舉魯既不郊而猶三望故書以譏其非禮愚按襄七年三卜不吉而免牲十一年成十年四卜五卜不吉而不郊雖曰不郊非其本意然因是而止猶庶幾焉僖公末年免牲猶三望此年成七年不郊猶三望可已不已不當為而為其過益甚矣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高氏曰前期而葬者簡也且著王室之微罪諸侯之不王也家氏曰桓王七年而後葬譏緩也匡王四月而亟葬譏速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王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劉氏意林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永嘉呂氏曰經書王崩而葬者四葬桓王葬匡王則不書其人葬襄王則叔孫得臣也葬景王則叔鞅也或謂桓王匡王之葬皆公親往然以他文考之葬諸侯而使卿者則備而書之其他不書其人者皆為公親往可乎

楚子莊伐陸渾之戎渾戶門反公作賁渾戎後同穀無之字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杜氏曰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于伊川遂從戎號今為陸渾縣張氏曰唐為河南陸渾縣地今河南府伊陽縣北二十里有陸渾縣故城愚按今河南府路洛陽縣

外國相攻不志據文十六戎伐楚哀四楚克夷虎圍蠻氏之類經皆不書此其志何也為去聲陸渾在王都之側逼處畿甸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中外之辨禁啟亂之階陳氏曰楚伐陸渾窺周室也

夏楚人侵鄭莊穆左傳晉侯伐鄭及鄭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愚按後此七年鄭及晉平八年陳及晉平經皆不書惟十五年宋及楚平則書之不與中國之服於夷狄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本孟子言所為近似有理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音佩僭竊偽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家氏

曰晉靈惟貨是徇是以失鄭成公繼世雖未有大過人而鄭遽棄與即同盖貴華賤夷人心義理之同然非感驅勢迫所能得也不然趙盾合諸侯之師以伐鄭略無成功今息兵踰年鄭何為而自至乎春秋繼伐陸渾而書楚人侵鄭惡楚莊圖霸之急也

秋赤狄侵齊愚赤狄始見經張氏曰赤狄狄之謂之赤狄白狄俗尚赤衣白衣也地譜潞州春秋赤狄之地愚按在今廣平路高氏曰見狄之種類已分矣襄陵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比中國棟撓之時也

○宋文師圍曹文左傳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文十八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遂

出武穆之族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高氏曰武穆乃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氏之亂非曹人所致也宋不能內睦九族而興兵以圍人之國不亦左乎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穆公也在位二十二年子夷嗣是為靈公葬鄭穆公穆公作繆臨川吳氏曰葬速禮不備也

丙辰定王二年 四年 晉成二齊惠四衛成三十蔡文七鄭靈公夷元年弒曹文十三陳靈九杞桓三十二宋文六秦共四卒楚莊九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惠平莒季佗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向舒亮反左傳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平者成也公伐莒取向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杜氏曰向莒邑張氏曰郯己姓國秦有郯郡漢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淮陽軍郯縣北愚按今淮安路海寧州

心不偏黨之謂平 愚按偏則不中黨則不公無一毫私欲而後可以稱物平施也 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

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上聲下能強同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高氏曰莒郯相怨而郯乃胥婚姻之國公欲為郯平莒而挾齊以為重公之義不足以服莒之心不知自反而取邑於人亦已甚矣公既無以得莒後書郯伯姬來歸則郯亦不能固其好也及所欲也王氏曰及有二義及齊公之志也及郯以大及小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不能行之於

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巳斯可矣

劉氏曰兩怨相仇能辨其曲直使人信之者唯巳有道也小邾射以邑歸魯魯使大夫盟之辭曰使子路約從無所用盟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子路可謂能以言信矣推子路之心居邾莒之間安有不聽者哉使子路動而違義言而廢信不可以決鄉黨之乎況千乘之國乎家氏曰事有大而書之略事有小而書之詳此書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辭繁而不厭示後人以持平救偏正義辨利之要夫莒邾所以争為不平故耳齊魯求其平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以我之平而平彼之不平庶乎其可也而魯之於莒積不相下徒挾齊人之威力而要莒以必從其不肯者宜哉宣公遽以兵加莒而取其一邑以巳之不平求人之平況又因以為利無道

甚矣以濟西賂齊而責償於莒春秋首書公及而終之以取向深責之也通旨凡書侵伐多不言其所事愚按晉陽處父伐楚先言伐而後言以救江宣公伐莒先言平莒不肯而後言伐皆指言其事然救江雖非其道而其名則善平莒之名雖善以不肯而至於伐取則又甚焉屬辭比事春秋之權衡見矣○啖氏曰公羊云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聖人設教豈為魯欲取向而妄加莒事乎趙氏曰穀梁云弗肯者可以肯也按書不肯者明莒非以他事見伐且譏公又曰伐莒義兵也按非王命又非侯伯安得稱義乎

秦伯稻卒共公也在位四年子榮嗣是為桓公○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左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

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歟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南軒張氏曰弒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履霜堅氷之不戒馴致蹉跌以至從人弒逆者多矣

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

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二年戰大棘獲華元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

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晉惠帝紀賈后專恣殺太傅楊駿廢太后楊氏黴汝南王亮為太宰亮欲悅衆論誅楊駿功侯者千八十一人亮權勢日盛賈后欲奪其權使楚王瑋夜圍亮府殺之南沈慶之傳慶之既發顏師伯柳元景之謀遂昵子業蔡興宗勸慶之弑子業不從及子業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閉諸橋絶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乃使沈攸之賜藥酒殺之陸氏曰子公弑君之賊也其惡易知子家縱其為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為首惡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明微蓋謂此也與書趙盾之弑義同高氏曰春秋之作常施於可疑而不施於所不疑宋之罪無疑也歸生或疑於可免故以治歸生則宋罪自見非重歸生而輕宋也陳氏曰歸生為正卿而宋有無君之心非歸生孰禁之於歸生爭謀先然

而弗禁則賊由歸生而已矣故歸生之弑公子宋啓之不以罪宋而罪歸生張氏曰歸生位為上卿乆執大權國事由已乃不能鎮服奸邪遏絶萌櫱又脅於邪謀撓而從之位尊責重故春秋定為戎首以戒大臣不能持正而阿附惡人者所以示國討之法而明事君之義也永嘉吕氏曰宋欲弑而不敢發先以語歸生則歸生必有以制其可否之勢勢在歸生而輕以徇人其為首惡宜矣臨川吴氏曰左傳所載事蹟猥陋疑不可信盖歸生貴戚之卿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所不獲於其君者因宋之有邪謀陽為畜老憚殺之言陰實假手於宋以除其君此亂臣之首而宋特其從也愚按十年傳載鄭人討幽公之亂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則鄭人當時已以歸生為首罪矣

赤狄侵齊惠高氏曰以齊之强而連年為狄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矣○秋公如齊

惠公至自齊

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毗志反下同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此年明年九年十年四朝齊十年又弔齊惠公之喪皆書至張氏曰危之者與桓二年公至自唐同意夫以簒弒謀於齊而取國遂得臣如齊以土地賂齊而請會齊取濟西田會平州以卑屈事齊而求安高氏曰公始即位公子遂季孫行父一歲而三聘齊至是亟朝於齊謹事大國以自固也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

者惟義之與比爲可安耳愚按宣公以簒得國上不畏司馬九伐之誅下不畏鄭國大夫沐浴之請固以始謀於齊繼篤賄焉而惠公援之甚力爲足恃也而不知彼能制吾死生之命安危榮辱係於齊君大夫頻笑之頃明年高固使齊侯止公宣公得不甚懼矣乎盟會之書至始於桓公之盟唐朝大國而屢書至始於宣公之如齊春秋蓋危桓公之不得返而又嘆其不見討也

冬楚子莊伐鄭襄左傳鄭未服也杜氏曰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高氏曰中國諸侯不問鄭國弑君之罪而楚子興兵以討之所以病中國也張氏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辰陵而鄭又徼事晉於是明年圍鄭入之遂敗晉於邲而後鄭復楚晉之不振有自來矣王氏曰三年楚侵鄭稱人此年伐鄭復稱爵何也三年所伐者穆公也此年所伐者襄公也穆公捨楚歸晉則討之爲無名襄公

為弒君者所立不討賊盟主不能問而楚莊伐之是中國之君不若蠻荊之知類矣故曰進楚子所以傷中國也

丁巳定王三年 **五年** 晉成三齊惠五衛成三十一蔡文八鄭襄公堅元年曹文十四陳靈十杞桓三十二宋文七秦桓公榮元年楚莊十

春公如齊惠 **夏公至自齊** 左傳書過也杜氏曰往朝見止厭尊毀列辱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愚按宣公五如齊唯此年踰時始返經雖諱止公之跡而比事觀之其實亦不可揜矣然則宣公之朝齊皆有危殆之憂而此行尤甚也

○**秋九月齊**惠**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無子字左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杜氏曰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

不書女歸降於諸侯

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杜氏曰留公強成婚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莊二十七年傳大夫非君命不越境齊高固旨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備書以示譏以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范氏曰來者謂高固與君接婚姻之禮大夫而與君接婚姻之禮或謂別筆列反於先公之女也趙氏曰時君之女故加子字以別姑姊妹戀按春秋書子叔姬者三餘不書子恐非皆姑姊妹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去聲體敵也范氏曰婚禮主人設几筵于廟以待迎者諸侯大夫尊卑不敵

故使大夫為之主而公自為之主壓於涉反或作厭損也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與卻同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昭元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將入館鄭人惡之使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使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使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強上聲委禽焉昭元公孫黑強委禽焉注禽鴈也納采用鴈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

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妄説音悦曲禮禮不妄悦人不近於禮奚足遠去聲恥辱哉論語恭近於禮遠恥辱也高氏曰高固之娶叔姬之嫁齊許之來魯與之婚皆非禮也家氏曰閭巷之人為強有力者脅之而昏且猶不受況於堂堂之侯國乎脅而求昏已為不可而又以大夫伉禮於國君所以陵暴魯國者甚矣宣公用齊之力篡弑得國固不以是為辱魯之宗社重為之辱矣嗚呼以千乘之國涕出而女於吳且猶羞之而況於女鄰國之大夫者乎春秋書之責魯也責齊也正高固陵犯之罪也臨川吳氏曰宣公負篡國之罪倚齊以安數朝數聘卑身事齊猶以為未甚至齊之臣強娶其女甘心與之而不敢違自為之主如敵體然蓋身為不義故忍恥忍辱而屈於人

下如此曹子臧吳季札與之國義不肯受不降其志而當伸於人上者果何人哉○劉氏曰穀梁云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非也不曰逆女剔於逆君夫人者也

叔孫得臣卒莊叔也子僑如嗣是為宣伯

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音現恩數之略爾仲遂如齊謀弒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文十八在宣公固有援如字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音嫡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往謀於齊而與得

臣並使去聲下同也若懵模揔反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音煙用彼相去聲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強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為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何氏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程子隱元傳大夫卒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

冬齊惠高固及子叔姬來穀梁傳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為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

(音現)成婦遣使(去聲)反馬(本杜氏注孔氏正義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高固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婦至質明見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祭因以三月為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去聲)父母者歲一歸寧(何氏曰大夫妻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啖氏曰時叔姬初嫁未合歸寧)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啖氏曰大夫非公事與妻出境非禮也薛氏曰舍君事而從婦歸寧且非度高固之無忌

惲也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過高固妻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高氏曰歸寧常事不書反馬亦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高氏曰子叔姬不冠夫氏者承上高固及之也家氏曰反馬不躬至歸寧無並行高固列國之卿而挾婦俱來前日以臣抗君猶以為未足更挾婦以要魯宣館甥之禮宣固無所慊魯之宗廟朝廷實重為之辱矣○陸氏曰公羊曰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按經文直書其事以見非禮爾何用曲為義乎

楚莊人伐鄭襄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高氏曰去冬之伐稱楚子所以謝

鄭也今稱人又罪其數犯中國也家氏曰經書楚伐而不書晉救者歸生弑君晉當出師討賊今既更歲因楚師之來而以兵救鄭是當討而不當救也晉人苟能為鄭討賊即所以存鄭楚師將不禦而自去何勞救乎張氏曰屢失機會大義不立營營救鄭以致楚人盜陵諸侯擕貳茲晉之所以失道歟

戊午定王四年六年晉成四齊惠六衛成三十二蔡文九鄭襄二曹文十五陳靈十一杞桓三十四宋文八秦桓二楚莊十一春晉成趙盾衛成孫免侵陳靈左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按傳去聲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書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

治人不治（去聲）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去聲）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並元年）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盍亦自反可也不内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高氏曰趙盾前會衛侯救陳今更與衛孫免加兵于其國故書侵以正主盟者之罪雖以陳背晉即楚亦以晉救之無功故也家氏曰陳之叛晉即楚以鄭故耳鄭穆暮年棄楚弗事而託身於中國亦望晉人有以大拯其危急曾未期年鄭有歸生之亂晉坐視莫之顧陳叛而與楚良以是耳晉成厲君政在趙氏豈能為鄭討賊然陳鄭每相視以為向背鄭賊之不討無以服陳人之心陳雖受伐而終不為晉屈也陳氏

曰趙盾之罪著于春秋其所見易為無貶自宋萬而下無討賊者則凡人而已矣○劉氏曰公羊自趙盾弑君何以復見弑君者趙穿也非也弑君復見者穿止盾爭穀梁云不言帥師不正其敗前事亦非也將尊師少稱

夏四月○秋八月螽

傳去聲謂螽為穀災程子曰螽蝗也虛取於民之効也劉敞曰螽為穀災貪虐取民則螽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色角反下同起賦斂去聲既繁戾氣應去聲下同之矣何氏曰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煩擾之所致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音現

下同於事宣公不知舍上聲惡遷善以補前行去聲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十五年初稅畝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高氏曰書八月者唯八月有之非歷時也螽為農災王道所重今以月書則為災不久異於以時書者矣愚按春秋書螽災者十有六而宣公之世有四焉蓋身為不義而貪暴於民是以致天災之亟數也

冬十月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録監生臣官懋弼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十七

明 汪克寛 撰

宣公中

七年己未定王五年晉成五齊惠七衛成三十三蔡文十鄭襄三曹文十六陳靈十二杞桓三十五宋文九秦桓三楚莊十二

春衛侯成使孫良夫來盟左傳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傳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

歃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為去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音現矣

愚按他國大夫來盟皆公與之盟但言來而與公歃禮可知外大夫之伉尊魯君之失列不待貶而自著矣惟屈完來盟于師下書盟于召陵則見完之服義而不敢伉也宣公倚齊㬥國晉為盟主缺然修好故與衛結盟而不能道伯者之討蓋於己有歉而欲藉小信以免辱其足恃乎然魯衛兄弟之國解紛救患迭相為援衛成之執僖公為之納賂於王與晉侯而得免黑壤之止疑亦衛成言於晉而以賂得釋耳

夏公會齊侯惠伐萊左傳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杜氏曰萊國東萊黃縣張氏曰今登州黃縣有萊山愚按今平陽路萊州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並穀梁平莒及郯四年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舒亮反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愚按春秋以來桓致伐鄭莊致伐衛伐戎黨綦攘夷皆非常也僖致伐楚伐鄭圍許則桓文之大征伐也他侵伐皆不致伐齊取穀以荆楚而治中國僅致焉耳今而伐萊萊微國也特書至者竭志從人而不思力之不足聲罪伐人而不察己之有玷兵出踰時煩民毒衆為宣公危之也前此伐莒後此伐杞皆不致聖人蓋有

深意矣　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淩弱王氏曰萊東夷小國初無召兵之釁公與齊侯伐之不過淩弱暴寡而已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前淮南王安傳安上書曰云云言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老子儉武篇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音干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杜氏曰書旱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愚按旱之為言悍也上之人持亢陽之節專壹於下則旱災應之宣公逼戎事齊煩於朝聘兵戎之事故先乎伐萊而繼為災後乎伐萊

而旱爲虐猶不知警而重取于民蓋不至於稅畝不已也

冬公會晉侯成宋公文衛侯成鄭伯襄曹伯文于黑壤

左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杜氏曰黑壤晉地一名黃父愚按今在平陽路河中府

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爲諱成十六會沙隨晉聽叔孫僑如之譖不見公

盟而不與音預下同盟不以不與盟爲諱昭十三同盟于平丘晉聽邾莒之訴公不得與盟

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

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若簟反不足也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杜氏曰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口刼反快也足也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爲去聲下同君隱子爲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愚按文公以不朝晉而見討處父之盟書其事而不書公以諸侯之立當朝王而不當朝晉也其罪未可深責也宣公亦以朝晉而見討黑壤之盟書公而不書其事以連歲朝齊則亦當朝晉其罪實不可逭也是文公之辱其

責在晉而宣公之辱宜自責也雖然忽盟主而不事缺於朝聘之禮特小過耳宣公篡立得罪於君父兄大惡也晉人略大惡而問小過蓋當時霸者逞其私欲惟利之求故罪其慢已以取賂而已矣使晉成之討如晉厲之執曹成而歸諸京師則淺正之刑復何逃耶春秋爲尊者諱冬會而春書至知其故而義自見矣家氏曰晉自新城以來君侈而臣專政亂于內威褻于外霸權盡削諸侯離散楚行師中原而不敢問齊倔强東夏而無所忌成公新立合四國之君以爲此會鄭舍楚而從晉再會于扈諸侯皆會庶幾中國之猶有伯也杜氏曰晉靈公之會同皆不序自黑壤而下復序諸侯何也埀隴之役初以大夫會盟自以大夫會盟而後不序諸侯不序諸侯猶責伯者也終靈公之篇則諸侯無貶矣以其不勝貶序之可也自隱而下君恒稱君貶人之故諸侯多貶詞焉自文而下大夫恒稱大夫貶人之故大夫多貶詞焉諸侯

不勝貶則政在大夫矣大夫不勝貶則陪臣執國命矣

庚申定王六年**八年** 晉成六齊惠八衛成三十四蔡文十一鄭襄四曹文十七陳靈十三杞桓三十六宋文十秦桓四楚莊十三 **春公至自會** 臨川吳氏曰宣公篡立自疑而不敢會晉衛欲爲晉致魯故去春使孫良夫來盟而後去冬公與黑壤之會縱使無左氏所記止公不得與盟之辱亦必懷疑而可危故此書至而自是不敢如晉矣愚按前此會平州不至納賂於齊則無危殆之患此特書至以公見止於晉踰年始返也盟會常事不致桓文之盟會皆不致也牡丘于淮則桓公之衰新城則晉伯在大夫他未有書至者也宣公致黑壤與斷道前則見討於晉後則與晉謀討齊皆危殆之事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 惠 **至黃乃復** 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

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杜氏曰黃齊地張氏曰齊竟上地

至黃乃復蹇君命也高氏曰不稱有疾者不可以疾廢君命也張氏曰罪其違君命也與公孫敖不至而復同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何氏曰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儀禮聘禮篇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

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吳人辭焉上介芋于付反尹蓋曰寡君使蓋備

使去聲下同弔君之下吏無禄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墜絶世于良廢日供積音漬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去聲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見左傳哀十五年君子以為知禮杜氏曰傳言芊氏蓋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詞愚按乃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士匄之乃還專而合於義者也仲遂之乃復專而不合於義者也其曰復事未畢也○陸氏曰穀梁公還者事未畢復者事畢文正倒也當為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師還公還自晉歸父還自晉士匄闕齊侯卒乃還皆不復更往故曰還事畢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仲遂至黄乃復皆事未畢

而復也愚按敖言不至則實未嘗如京師遂言至黃而下書卒則知有疾而返是敖之罪視遂尤重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大音泰公羊傳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不稱公子爲弑子赤貶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穀梁傳爲若反命而後卒也是不卒者也其卒者何也以譏乎宣也閒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杜氏曰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爲繹張本垂齊邑非魯境故書地陳氏曰大夫卒竟内不地竟外地

有事言時祭王氏曰當是禘祭不書禘者失不在祭也臨川吴氏曰有事者時享之常禮也

先儒謂此爲時祫秦溪楊氏云四時禘祠烝嘗祭羣廟禮煩乃於大祖之廟合高曾祖禰之主共祭之今按禮有一犆一祫之説或分享於五廟或合享於太廟合享則書有事於太廟分享則書四時祭名時享

常事不書欲知仲遂以祭之日而卒故書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通旨問仲遂卒何以不書公子曰仲遂本不當書卒以事之變而卒之故不復書公子其曰仲遂以見生而賜之氏也

古者諸侯立家桓二師服云云大夫卒而賜氏隱八衆仲云云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荅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劉氏曰春秋譏世卿

自是世仲氏也陳氏曰大夫卒恒稱名其兼字之何自是仲氏世爲卿故譏之也張氏曰仲遂得罪於文公以羣不書卒例之不當書卒因事之變卒之也書仲遂其字也蓋宣公德之與季友之於僖公同有輔立之恩故亦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也臨川吳氏曰仲者遂之字卒而以字加于名之上者賜之族而以其字爲氏豫命其子孫世世爲卿如季友之例也○劉氏曰穀梁云其曰仲疏之也非也即春秋欲疏之何不書遂卒若無駭與俠乎且欲疏弑君之臣不書其氏反書其字何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去起呂反傳及註同左傳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耳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壬午猶繹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以其

為之變譏之也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孫炎曰尋繹復祭也爾雅繹陳也是陳昨日之禮何氏曰禮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輙忘故因以復祭殷曰肜周曰繹朱子曰賓尸以賓客之禮燕為尸者猶者可已之詞杜氏曰猶者可止之辭朱子語猶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萬舞也據杜氏注孔氏正義王者以萬人服天下故以萬為名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何氏曰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詩左手執籥注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

總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
籥秉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
去羽舞吹籥者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何氏曰明
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為之張
氏曰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謂之和仲遂殺嫡宣公以
其私於已而愛之生賜之氏令出使擅返不正其罪
其喜樂既不以正聞喪當哀又復心知其不可故行
吉禮春秋謹書始末以見其心不正而施之宗廟
朝廷者謬戾如此詳觀書法見聖人格心之道矣禮

大夫卒當祭則不告檀弓衛太史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悉按君在祭不當告故衛獻公越常禮以厚其臣然疏謂祭事雖了與尸為禮未畢耳終事而聞則不繹檀弓仲遂卒猶繹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杜氏曰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納

舜去蕭林氏曰按曾子問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廢則卿喪不廢正祭繹是又祭爲輕故當廢之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說文礪本作厲前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君之寵臣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所以體貌大臣而礪其節也注廉側隅也後世法家前藝文志有法家者流蓋申商韓非刑名之學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孟子本大倫滅矣聖

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通旨若專於尊君則視臣如犬馬臣亦視君如冠讎上下俱無恩禮則賢者退處所存者阿諛小人將有以天下奉一人之說矣春秋書仲遂猶繹謂君與卿佐爲一體股肱或虧豈不隱痛仁宗以富弼母喪在殯罷春宴韓魏公薨神宗發哀過舉數皆得春秋之法或問去樂卒事是否曰凡享祀宗廟當盡禮卿卒於外而去樂卒事是私家强公室弱也君臣上下纔過毫釐即失正以此看春秋於人倫上有無窮妙意石氏曰禮有重輕先後之不同以祭視繹則祭爲重而繹爲輕以繹視卿佐之喪則繹爲輕而卿佐之喪爲重有國者當圖其稱也孫氏曰仲遂雖卒猶當追正其罪宣公不能正遂之罪則當爲之廢繹何者君臣之恩未絶也高郵孫氏曰仲遂弑君之賊苟以弑逆討之則罪無所逃矣宣公恃之得位既任之爲大夫則當盡遇臣之禮卒而猶繹萬入去籥所謂

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氏

敬嬴文公妾也杜氏曰宣公母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直救反事友而屬章欲反下同其子左傳閔二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于太廟僖八秦人歸禭音遂文九榮叔含户暗反瞷召音邵伯會葬文五去上聲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

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高氏曰此文公之妾也何以稱夫人僖援成風之例僭也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啖氏曰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以著其非家氏曰哀姜淫亂與慶父同弑二君齊桓討而殺之僖於是尊其母成風為夫人以配其父此僭也然非哀姜不終則僖亦未敢遽如此今敬嬴之事則異於是嬴以嬖妾私事襄仲弑子赤立宣公逐嫡母歸齊而已僭夫人之位出姜無罪為賊臣悖妾所逐不得與哀姜同例嬴與其子弑君逐母僭號夫人亦不得與成風偶使遇齊桓則敬嬴襄仲皆當比而誅戮王室不競中國無伯得以肆行無忌孰知天道禍盈至是八年仲使齊死于路後八日嬴隕于曾與哀姜慶父先後即誅其事相類但有天討人刑

之異耳愚按春秋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則知哀姜為莊公夫人而成風乃妾也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則知出姜為文公夫人而敬嬴乃妾也直書于策讀者比事以考之雖微傳而嫡妾之分明矣○趙氏曰公穀並云熊氏又謚為頃據理頃為惡謚不應公母加惡謚當從左氏為敬嬴

晉 戌 師白狄伐秦 桓白狄始見經左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杜氏曰白狄狄別種故西河郡有白狄國張氏曰今丹州延州銀夏之地愚按今屬延安路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禦外侮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己可也既不知自反釋

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扶又反興師動衆會

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去聲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

音現矣高氏曰殽之役書及姜戎此不言及者以傳考之白狄爲主也經先晉者所以存伯國之體也以伯國而甘爲人所帥晉之恥也家氏曰不書及偶晉於狄亦外晉耳張氏曰白狄秦同壤之國晉與秦

自侵崇啓釁七年猶未已與白狄爲昏結以伐秦自此至成十三年呂相絶秦之詞皆連兵之事

楚人滅舒蓼公作舒鄝左傳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還杜氏曰舒蓼二國名張氏曰地譜上義陽之蓼文五年已滅於楚此即如舒鳩舒庸盩羣舒別種非二國也愚按今安豐路霍丘縣舊名蓼縣

按詩閟宫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音預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吴越勢益强大將爲中國憂而民有被皮寄反髮左衽而審反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爲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愚按春秋未有二國連書者雖外域之國尚書甲氏及留吁舒蓼不言及實一國耳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通旨先是中華大國齊晉皆亂楚莊始强肆行侵伐觀兵周室鄭伯肉袒北敗晉師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易子此食既之應而五行志以爲楚鄭分也○冬

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嬴公穀作頃熊）

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音附）于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范氏曰宣公立妾母為夫人君以夫人禮卒葬也故主書者不得不以為夫人義與成風同）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音現）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

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弑君而書即位爾臨川吳氏曰僖宣襄昭四妾母羣臣皆逢君之意而尊為夫人也○趙氏曰二傳作頃熊頃惡謚也宣公必不以惡謚加其母誤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公羊傳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

敬嬴以其子宣公屬章欲反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

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

歸于齊文十八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彝不可滅也傳去聲謂哭而過平聲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着咎徵知陵反焉襄陵許氏曰子惡之弑謀自敬嬴故春秋因其雨不克葬著咎徵焉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王氏曰春秋內葬十有九唯敬嬴定公二喪過雨定公得國於逐君之賊敬嬴殺嫡立庶故於終事皆遭陰譴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音現下同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力救反見坊記飯扶晚反于牖下小斂力驗反于户内大斂

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祖始行也 堋下棺也 浦鄧反 于墓見檀弓 以弔賓則其退有節坊記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檀弓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居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以虞事則其祭有時檀弓葬日中而虞 不為去聲 雨止禮也王制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 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范氏曰禮先遷柩於廟其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 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左傳孔氏正義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喪事則先卜下旬避不思念其親 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曾子問

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見劉氏權衡潦車載蓑笠見儀禮既夕禮篇潦車作藁車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范氏曰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宜兼備陸氏曰國君不當無雨備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恱無財不可以為恱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本孟子宋子注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而

墨之治喪也以薄見孟子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孫氏曰雨不克葬譏無備也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已丑之日喪既行而遇雨也且雨之遲久不可得而知或浹旬彌月其可停柩路次不行乎高郵孫氏曰孔子葬母雨壞其墓門人修之孔子不樂老聃助葬日食而止既明而後行蓋雨則常有可以前備而日食非常不可預知也春秋書雨不克葬蓋譏之也愚按禮記孔氏正義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今考此年上書葬我小君敬嬴而下書雨不克葬則及葬而雨也苟在廟未發則當云庚寅葬而不云已丑葬矣季文子適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宣公葛乃不豫備遇雨之具乎然潦車載蓑笠縣封葬不爲雨止皆士庶人之制而非國君之制穀梁譏不

克葬而左氏以爲得禮近世名儒亦有講於此者有謂雨而無害於力役者雖葬可也其或天變駭異雨甚水至不可以即土汲汲焉葬反爲不可追之悔則左氏之説亦未爲失然權二者之宜在乎孝子慈孫之誠敬何如耳春秋之書將以垂法於後國君之葬宜無所不備以雨故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無貶不可也

城平陽 左傳書時也杜氏曰泰山平陽縣張氏曰今襲慶府鄒縣有南平陽城愚按鄒縣今屬益都路滕州高氏曰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家氏曰左氏言水昏正而栽周正十月乃今之八月水星不應昏正此謂書時非也

○楚莊師伐陳 靈左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高氏曰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爲討然晉不能救陳人遂復即楚愚按書師書伐所以著夷狄之

強而傷中國霸者之不振也

辛酉定王七年九年晉成七卒齊惠九衛成三十五卒蔡文十二鄭襄五曹文十八陳靈十四杞桓三十七宋文十一秦桓五楚莊十四春王正月公如齊惠范氏曰有母之喪而行朝會非禮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彊齊無哀甚矣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定左傳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以淺言之屬章欲反辭比毗志反事春秋教也本經解孔氏正義屬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絕而

惡自見音現者也高氏曰傳言王使微聘信斯言也益見王室之微矣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四年至此三如齊皆書至蜀杜氏曰未踰時而書至危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史烈王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去聲惡而倍與背同畔與叛同侵陵之敗起矣經解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云云此經書君如

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愚按前此五年如齊止書春後此十年如齊亦止書春惟此年如齊書王正月蓋所以著君朝于鄰國臣聘于京師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不知大一統之義亦猶襄二十九年書公在楚係之春王正月而上書天王崩楚子卒下書五月公至自楚所以著其不奔天王之喪而朝于强夷俾俟送葬而後歸其於大一統之義何如也或謂僖公十年十五年如齊襄公八年二十一年如晉皆書春王正月豈有他義乎吁是不然僖襄如齊晉而王室無嘉好喪葬之事則王正月之書乃常例也其與公如齊仲孫蔑如京師天王崩而公在楚者異矣

齊侯惠伐萊襄陵許氏曰亦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可以觀惠公畏彊凌弱矣

○秋取根牟杜氏曰根牟東夷國也琅邪陽都縣東根牟鄉張氏曰今屬密州安丘縣陳氏曰此年取根牟成六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皆微國也愚按今益都路寧海州牟平縣根牟蓋小國內諱滅故書取與鄟邿同昭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即所取根牟地○劉氏曰根牟附庸國也左氏曰言易也非也根牟雖小不以兵革不能取也不分別國邑取滅之名而苟記其難易豈春秋意哉公羊曰邾婁之邑不繫邾婁諱亟也妄甚矣○八月滕子卒昭公也子文公壽嗣高氏曰自隱七年書滕侯卒至此始書滕子○九月晉侯成宋公文衛侯成鄭伯襄曹伯文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靈

按左氏討不睦也杜氏曰謀齊陳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

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音旋）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去聲）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愚按黑壤之會討魯而宣公以賂免扈之會謀齊陳而二國不會蓋晉成為弒君者所立不能致討侵陳之役奄然以元惡主兵是以外不足以却荆楚內不足以服諸侯今此謀齊而惎立之晉宣獨事齊而不會無所忌憚故成公世霸僅能兩會諸侯卒無

成功春秋於荀林父之討陳書帥師書伐雖曰與晉而不能託陳其失亦著矣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成公也在位七年子孺嗣是爲景公穀梁傳其地於外也杜氏曰扈鄭地卒於境外故書地襄七年傳諸侯卒于境内不地愚按諸侯卒於師曰師曹伯盧及負芻是也卒于會曰會杞伯成是也于他國則如許男寗蔡侯東國卒于楚吳子遏卒于巢是也于封内則如鄭伯髡頑卒于鄵宋公佐卒于曲棘是也晉成公不言卒于會蓋會禮已畢故不言會爾○劉氏曰穀梁云其日未逾竟也未踰竟猶在國爾何得書其地然則扈者他國之地名非晉地也○冬十月癸酉衛侯

鄭卒成公也在位三十五年子遬嗣是爲穆公

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

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去聲晉致魯故謀黒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黒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何氏曰晉成公不書葬篡也衛成公不書葬殺公子瑕也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音現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

義失之遠矣臨川吳氏曰春秋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

宋人圍滕左傳因其喪也

圍國非將去聲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帥去聲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毗志反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蜀杜氏曰諸侯擅兵圍人之國況又因其喪故從書人之貶家氏曰滕子卒曾未數月宋乘其喪而圍之匪惟乘滕之喪亦乘晉之喪晉政不競諸侯擅相侵伐貶宋亦以譏晉也

楚莊子伐鄭襄晉郤缺師師救鄭自是晉楚交伐鄭左傳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楚兵加鄭數危角反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上聲楚而從中國正也宣三年傳言晉侯伐鄭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楚人爲去聲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

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_去聲_不言師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_音現_其凌蔑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_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者善則伐者之罪著矣_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中外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_愚按五年晉荀林父救鄭經不書者以是時鄭方有弑君之亂所當討而不當救故不書救今此書郤缺之救據明年傳載鄭討歸生之罪斲其棺而逐其族蓋此時歸生已斃矣故書救以與晉也_

陳靈殺其大夫洩冶洩息列反公穀作泄治音也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治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于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治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治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莊二十六年傳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與謀其事者用事稱其大夫之大夫也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

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史宋世家王子比干紂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殺比干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去聲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子忍反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家語史魚驟諫靈公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公不從既死猶以尸諫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見微子之命

則未可同日而語也通旨比干在紂之時親則王子位則三公故諫而不從繼之以死洩冶於靈公親非貴戚之卿而位不爲上大夫也直諫而死傷於勇矣故書名以示貶春秋書殺大夫不特罪諸侯之專殺見殺者與有貶焉君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如宋子哀微見宋亂而去聖人取其見幾所以書字自非有撥亂之全才安可蹈危亂之朝輕生易死而不自愛乎家語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固必以死爭之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可謂捐矣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肹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文十四子哀來奔杜氏曰貴其不食汙君之祿其貴戚即不食其祿如

叔肸善矣十七年叔肸卒穀梁曰宣弑而非之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杜氏曰國無道危行言孫治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陸氏曰洩治之死春秋責其非輔弼之臣居於淫亂之邦不能去位而行强諫乃是取死之道故君子不貴也稱國以殺者以直諫縱邪臣害之累上之意可知也劉氏曰洩治信能諫其君然而非大臣之操也所謂大臣者必潔其身於進退之始不可入焉則止矣今陳侯君臣之淫非一歲之積洩治猶安其朝至不勝其欲而大亂廢男女之節然後言之則其從君於昏多矣夫謂之從則具臣也居大臣之位而爲具臣之操過而見殺未爲不幸也且陳侯之淫舉國皆惡之不獨洩治知之然則非能知君淫之爲賢以能止君淫之賢也非能言國亂之爲智以能去國亂之爲智也張氏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方靈公君臣驅馳株林之時治知其不可諫潔身而去可矣至於褻

慢朝廷衷服而戲則立於其朝者雖欲默而不可得矣失於不能知幾而早辨也不納趙氏曰薦圭璧於泥塗固已踈矣觸虎狼以取死庸得爲智乎愚按洩治之失在於不能早諫以畜止其君之惡然其捐生盡言未可深責苟皆爲避禍之計則忠言不入於耳淫虐之君無所不至其禍尤不可勝言矣文定於徵舒弑君之傳曰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其所以許治者何如哉

壬戌　定王八年

十年　晉景公獳元年齊惠十卒衛穆公遫元年蔡文十三鄭襄六曹文十九陳靈十五弑杞桓三十八宋文十二秦桓六楚莊十五

春公如齊惠○公至是四朝齊

公至自齊

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爲去聲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

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去聲下同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恵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左傳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程子傳齊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為善也

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去聲其臣五年高固逆叔姬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諸侯事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今宣公自四年至十年七年

之間五如齊元年及十年皆一年三遣大夫如齊過於事天子之禮矣　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己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歸趙氏曰歸者來致之辭　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去聲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弑逆之罪也　通旨問傳曰其言我者深著齊人助成弑逆之罪也夫定亂臣之位而取其賂以其服而復歸之固皆罪矣然其歸也不猶愈於取之乎曷為於取不書我而書於歸也曰天理至公無彼此人欲私熾則有我矣逆已而怒順之則喜慢已則怒下之則喜魯宣之於齊惠蓋能順其所為而致恭以下之也故惠公深喜之而以濟西田歸魯其稱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魯人復得所賂則心益放惡益遂矣故以為深著助成弑逆之罪其取之也以貪人之貨已其歸之

也以悅人之事已而皆不以道也豈以歸賢於取乎求嘉呂氏曰取不言我者宣公以立之不正而欲賂齊以求會故不言我以見內無惜之之意也於其歸也則公比年如齊情好以篤外有朝聘之禮內有婚姻之故魯亦欲得而齊以歸之是以言我以見內有欲之之意也

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趙氏纂例則誤矣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高氏曰元年書齊人取濟西田益魯以濟西之田賂齊而齊人取之也至是而歸者公比年朝齊齊侯感公朝事之勤因以歸之也夫魯之分地先君受之於天子豈可失墜又況負弒逆之罪賂以免討乎齊人取弒逆之賂以縱惡故其取其歸皆謹書之家氏曰

天道十年而一周人事十年則一變桓之篡隱歴十年而無討春秋於是歳始書王以正之今宣之篡亦至此十年天王無討方伯不問齊人忽以賂田來歸盖以十年之久天理必復齊人知罪之所在而自舉本田以復於魯也愚按齊人歸地者三鄆讙龜隂之田孔子以禮化强暴齊景心服而歸之書曰來歸來歸者美辭也讙及闡以哀公悔過還善歸邾子益于邾故齊悼歸其二邑故書曰歸歸者順辭也惟此濟西之田宣公踰禮以悦齊齊恵喜於媚己而歸其田於魯一出於相與之私故書歸我我者私已之謂也不惟異於聖人之行王道其比哀公之改過亦不可同日語矣○趙氏曰公羊云齊已取之矣言我者未絶於我也其實未之齊也按已取之又言未絶何迂誕之甚穀梁云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哀八年歸讙及闡豈是公受乎但言歸我則知其來也省文耳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何氏曰與八年食既應同事重故累食○己巳齊侯元卒惠公也在位十年子無野嗣是爲頃公○齊崔氏出奔衛公羊傳崔氏齊大夫也其稱氏何譏世卿世卿非禮也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按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范氏曰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今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立其宗後故逐其族若舉族盡去之爾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强於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張氏曰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强於齊故勢足以逼高國今日雖逐之而尚能復歸於齊

如崔成之徒後日卒自遺滅宗之禍豈非族大勢張而不知制節謹度卒至凶于家禍于國也歟家氏曰是歲至杼弑君蓋五六十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為人所畏疑非杼之身或其父但不可考爾

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去聲而不通矣孫氏曰東遷之後天子諸侯大夫皆世書尹氏譏天子大夫書崔氏譏諸侯大夫高郵孫氏曰自隱至昭二百年而尹氏世執周政故卒有子朝之難而專廢立之權自宣至襄五十餘年崔氏世為齊大夫故卒有弑君之禍也春秋之時尊莫如周强莫如齊而世卿之禍如此尹氏崔氏聖人擇其至强而為害之深者以為戒也愚

按崔杼之奔蓋如陳文子之出不久而復返也文定從穀梁謂舉族而出之然杼之宗族强盛所以出而能反反反而能弑者由其世爲大夫故致是耳僖二十八年傳紀崔夭會戰城濮則世世襲大夫可知矣且崔氏乃丁公之子孫迨今五百年尚非世大夫曷能長有後於齊國乎○劉氏曰左氏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非也齊雖告以族春秋因當正之若曰崔杼無罪則欒盈亦無罪何以不曰欒氏出奔耶

公如齊 項左傳公如齊奔喪杜氏曰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五月公至自齊 公如齊止此

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

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王氏曰禮諸侯卒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公之於齊非有服也而親奔其喪諂諛甚矣以諂事齊不問禮之當否有取危之道故春夏而如皆致之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所賣反聖人之情見音現矣薛氏曰行不以禮而源源不已何公之不憚煩也家氏曰天王之喪魯不奔不賻今也懷輔纂之私恩如齊奔喪事之悖也春而書公如齊公至自齊曾未數月又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備書所以

貶也愚按魯君親往奔喪送葬者三春秋於此年書齊侯元卒公如齊公至自齊於成十年書晉侯孺卒公如晉明年三月公至自晉襄二十八年書公如楚楚子昭卒明年正月公在楚五月公至自楚雖不言奔喪送葬而其實瞭然矣春秋歷十有二王惟叔孫得臣叔鞅送襄景之葬公孫敖奔襄王喪而不至晉之不知所尊至於此極他何望焉駟至昭公之弔少姜至河乃復以國君之重奔嬖妾之喪却而不納益可傷矣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靈徵知陵反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弒何也禍莫

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治所爲不憚斧鉞盡子忍反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弒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治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去聲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爲心也家氏曰君無道稱國以弒陳靈朋淫殺諫而弒者以氏名書蓋不著徵舒氏名無以見禍亂之所從生討徵舒亦所以治平國也以爲罪不及民

故稱大夫以弑者杜氏曰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弑非經意矣張氏曰古人以禮爲防閑而人君之尊有妃偶嬪御之侍有居處出入之奉有廉恥羞惡之限所以養其尊貴者至矣何至驅馳於株林以爲樂哉洩治之諫夏南之詩皆以其捨人道而躬爲禽獸之行也考之外傳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洩治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卿佐南冠以淫於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之於三年之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所書弑君如陳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之主而自儕於閭巷小人所不爲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高氏曰靈公弑而子午嗣是爲成公成公不討弑君父之賊則知靈公之惡播於國人而徵舒之罪國人所不慈也愚按禮稱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註者謂陳靈公數如夏氏以取弑焉夫人君之舉動尚謹於嫌疑之際而不可輕也況可褻男女之別忘烏

獸之行其不爲米溫之萬段者幾希矣

六月宋文師伐滕左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師伐滕前圍滕稱人剌與諫同七賜反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宋大國爵上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弒逆不能聲罪致討王氏曰宋鮑以篡弒得國視陳鄭逆亂恬不爲怪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僖十九子魚曰云云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音現矣家氏曰宋鮑間晉之

叟故而用師於滕圍之未服又從而伐之未必無宋襄執嬰齊之心襄且不能有成而況於鮑乎春秋書之所以貶之也

公孫歸父如齊項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杜氏曰歸父襄仲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毗志反事考辭義自見音現矣愚按春秋以卿會葬惟襄王景王晉之襄平昭公此年齊惠及宋平滕成八見

而已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遣卿送葬夫亦亡於禮者之禮耳晉之諸君猶曰霸國也齊惠之葬乃宣公所以報私恩而宋平則意如所以厚私姻也若滕則其君屢會葬于魯矣當時諸侯慢於至尊而謹於強大莫不皆然靈王之喪鄭簡公在楚印段實往王吏不討子太叔反以為口實積習所致可勝嘆哉

晉景人宋文人衛穆人曹文人伐鄭襄

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 襄陵許氏曰自晉靈以來成景相繼力爭陳鄭而無以服楚 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高氏曰是時陳有弑君之亂曾不是圖而從事於鄭張氏曰舍亂臣賊子之大惡而輕動干戈以討於迫於强令無所適從之小國家氏曰人四國所以人晉也夫躬天下之難而後可以責人之從已未聞躬天下之易而責人以强從也桓文所以得諸侯以其內奬王室外攘荆楚救災恤患汲汲焉躬天下之難諸侯有所恃外夷有所畏是以得成霸業自晉襄沒靈成景皆不克負荷而楚莊日以盛强北向而爭諸侯侵陳侵鄭觀兵周疆將逞其所大欲晉人僅出偏師畏縮不敢犯荆楚之鋒惟伺其去釋憾於小國今又討鄭縱能服之豈保楚之不再出乎夫翦纂鋤兇霸政之最先自趙盾爲政宋齊魯皆弑其君盾內有所慊置而不問今郤缺爲政又不能治侯國之賊其君者乃率三國爭鄭而以討逆遺楚遂使夷國挾仗義之名以風示天下晉霸自是愈衰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聘止此左傳劉康公來報聘公羊傳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柰何母弟也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公羊傳去聲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杜氏曰字季子即康公其後食采於劉　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去聲周禮大行人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毗志反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襄陵許氏曰自是王靈益

亡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録矣陳氏曰自頃王而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王季子實來則已尊矣愚按宣公簡慢於王知有齊而不知有周所以君臣朝夕奔走於臨淄之境者其心必曰濟西之田未復不可不曲意事之而不思魯封七百里之地秋毫皆君賜也而拔本塞源其罪應誅定王始則徵聘於魯中則厚賄於仲孫終則命貴弟報聘是猶為人父而不責子之狠傲乃三揖於定省之常禮而德色於借耰之微恩也宣公既不知所當尊而王亦不能自尊矣故來求之書止於文公來聘之書止於宣公錫命之書止於成公非削之而不紀益王命不足為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於諸侯耳寥寥百有餘年而桓尚以歸脤録自是天王之名號不見於經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定取繹繹公作蘱杜氏曰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張氏

曰詩保有凫繹邾文公卜遷于繹皆此山之地今在襲慶府鄒縣爲邾魯二國之境愚按鄒縣今屬益都路

用貴卿爲主將(去聲)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爲盜也(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見左傳文十五襄二十)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傎(音顛)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高氏曰自文公時邾魯有隙宣公篡立而邾子首朝之自是絶迹魯庭者又十年故歸父伐之家氏曰滕何負於宋而宋伐之邾何負於魯而魯侵之皆由中國無

盟主强陵弱衆暴寡而莫之戒禁也愚按無瑕者始可以討人宣公篡立惴惴然自保惟恐諸侯之動干戈而問子赤之故也其不能討陳宜矣而猶稱兵於邾以奪其地者蓋以晉伯之不振而强齊爲之援故耳不幾碩鼠欺人之不見而竊食於盆盎之間乎下書歸父爲邾故如齊則魯之爲魯可知矣

大水 張氏曰陰盛陽微之徵家氏曰宣即位以來六年螽七年大旱今復大水咎徵頻仍未有甚於此時旱而書大水而書大以變常書也宣嘗以臣弒君以子逐母罪大惡極天討未加發而爲水旱之災民受其虐書以示戒也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宣公聘齊止此

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

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爲國以禮而謂妄說（音悅）取人之可以免於討也（曲禮禮不妄說人）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爲後世鑒也（高氏曰以伐邾故恐齊人以爲討遂謀伐莒焉甚矣魯之懼齊也二歲之間而公與大夫五如齊矣愚按自反而縮則可以自立何畏於齊宣公行已有慊故君臣相及於齊而猶懼其獲戾也）

齊侯（頃）使國佐來聘（左傳國武子來報聘）

葬之速也惠公三月而葬大音泰不懷也懷思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去聲聘于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去聲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爲其民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音傾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去聲師失地幾見執獲成二年戰鞌敗齊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見左傳十七年已失守身之本矣高氏曰嗣子踰年即位始稱君未踰年稱子故葵丘之會稱宋子蓋齊桓方倡大義以尊

中國故宋公雖在喪而來與會亦不深責以其不獲已而趨急務爾魯之於齊與國也聘雖後時亦何害耶惠公之葬既速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遽遣使來聘焉議伐莒也當凶釁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懽好書曰齊侯著其惡也

饑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張氏曰王政以民食為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螽螟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著宣公煩於事外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

○楚子莊伐鄭襄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毗志反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去聲恃強壓

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章欲反辭書其重者公羊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去聲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杜氏注潁水出河南陽城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為案者也高氏曰晉士會救鄭及諸侯戍鄭而春秋削之者責晉雖得鄭而不能有之也家氏曰士會用偏師無益於救鄭是歲鄭即楚故略而不書耳

癸亥九年定王十有一年晉景二齊頃公無野元年衛穆二蔡文十四鄭襄七曹文二十陳成公午

元年杞桓三十九宋文十三秦桓七楚莊十六春王正月〇夏楚子莊陳侯成鄭伯襄盟于辰陵穀作夷陵左傳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朱子曰宣公之時楚莊盛強主盟中國杜氏曰辰陵陳地穎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張氏曰今淮寧府西華縣愚按西華縣在今汴梁路陳州

晉楚爭此二國爲日久矣今陳鄭背音佩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詩伐木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愚按孟子以喬木崇高譬中國以幽谷卑下譬南蠻中國不能令則蠻荊進矣薛氏曰陳鄭以中國之不足恃而盟于楚由中國之無伯諸侯之失

其恃也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無君即天理無復少存人類殄爲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見孟子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攢函而不謀少去聲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前藝文志仲尼有言云云顏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則於野求之亦將有獲不以其僻處南荒而遂外之也孫氏曰與楚者傷中國無人喪亂陵夷之極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張氏曰楚

莊於是合二國爲盟而欲討陳夏徵舒也春秋以晉齊二大國方且致勤於莒狄而不能討獨楚莊合諸侯以討之所以楚子書爵於陳侯鄭伯之上與之也愚按楚自會盂之後未嘗稱爵爵與於會盟今書子序陳侯鄭伯之上楚初主盟也會盂稱爵貶之也不稱爵則疑於楚大夫而執宋公之罪不著也盟辰陵書爵予之也予其謀討陳之賊也後此盟于蜀楚公子嬰齊序諸國大夫之上貶而稱人不予嬰齊之主諸侯也宋虢之盟屈建公子圍先歃而經首晉不與楚之狎主盟也申之會楚子爲主而不殊淮夷則皆狄也由是知辰陵之盟楚子先序而無貶詞益予之也

公孫歸父會齊頃人伐莒李佗張氏曰莒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而伐之兵不討亂而挾強凌弱深著齊魯之罪也蜀杜氏曰稱齊人以示貶人齊亦以人魯也必書公孫歸父亦以志大夫之專

也愚按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重兵而後此會齊侯會楚子皆歸父特會國君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專權於魯也至逐之逐得非肇端於此歟○秋晉侯景會狄于欑函欑才端反

左傳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會于欑函衆狄服也穀梁傳不言及外狄也杜氏曰欑函狄地

春秋正法不與外域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范氏曰所以異之於諸夏薛氏曰諸侯之與外會皆在所可罪則盟主可知也內中國故詳外四裔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

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譬言舍大徇小不亦傎音顛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音現者也趙氏曰當時陳鄭之君並相率而從楚而狄人尚念伯國之餘烈從晉不衰故晉侯親往會之夫諸侯特背晉

魯方伐莒晉方會狄而使楚人為伯者之事此反道也陳氏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於羣狄至往會焉為晉罪甚矣是故楚莊之春秋晉有諸侯之事不悉書也宣三年晉侯伐鄭不書五年荀林父伐陳不書張氏曰晉侯為盟主而往與狄會捨夏徵舒以遺楚討使楚據大義以加於中國又欲與楚爭鄭楚直晉老所以敗于邲也愚按晉景就狄地為會與僖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義同

冬十月楚莊人殺陳成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穀梁傳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而殺明楚之討有罪也日入惡入者也程子傳人衆辭大惡衆所欲知也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

稱人者衆辭也杜氏曰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詞也范氏曰變楚子言人者弑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陳氏曰楚亟稱子矣自宋萬而下無討賊者雖討之不以其罪且百年於此則楚之討徵舒其不曰楚子何討賊不以內外貴賤恒稱人高郵孫氏曰討賊雖諸侯雖大夫雖國人雖外國必皆人曰大惡人人之所同惡去聲人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音現矣高氏曰弒君之賊固人人可得而殺之豈有楚

入之間哉徵舒弑君今已踰年國人不能討天子方伯不能誅反致南蠻入中國而殺之彼南蠻尚知弑君者之當殺則中國如之何不能殺之耶聖人書此傷中國之不自正也薛氏曰見賊之不討於中國而討於荆蠻也雖然天下之惡一也楚殺徵舒與衛殺州吁蔡殺陳佗一例書之所以明亂臣賊子人道共惡人人得誅初不問於中外所以廣忠孝之路而拯三綱於大亂之日也按左氏傳去聲楚子爲去聲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去聲西氏杜氏曰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徵舒轘音患車裂之也諸栗門陳城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陳氏曰不書入而後殺予之以討賊之義也則討賊一事入一事也愚按晉文執曹伯非伯討故先

書入曹後書執曹伯楚靈殺齊慶封雖殺有罪而不以討賊殺之故先書伐吳而後書殺慶封亦不係之楚人則知此以討賊于楚莊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石反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跖之徒矣為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扶又反封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

不慶寡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杜氏曰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范氏曰二人與君昏淫當絶之而討強納之執國威柄制其君臣顛倒上下錯亂邪正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

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去聲晉人舍如字之昭十九年鄭駟偃卒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駟乞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云云他國非所當與去聲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通旨南唐李氏既臣于周以進退大臣之事請之而世宗無所可否以他國非所當與也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左昭十四注末薄也減輕也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陸氏曰楚子之討正也故書人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不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芥無遺稱事原

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愚按春秋子楚莊之討徵舒而稱楚人亦猶吳闔廬之救蔡而戰于柏舉稱吳子也楚子入陳目其人而貶之亦猶吳入郢之舉號也辭雖不同意實無異蓋楚莊闔廬實非有討賊救患之誠心故書法予奪如此也使楚莊真有討賊之心則辰陵之盟執徵舒而誅之一匹夫之力耳奚俟於以重兵造其國都而後戮之哉使其素有討賊之志則四年之伐鄭俘歸生而轘諸桔柣之門而仗義之名著於中國矣奚待於三月之圍失賊不討而受肉祖之降哉由其本無是心而假其事以為功故不足以進於此也文定謂假於討賊以縣陳信矣論者以楚莊居五霸之列亦取其討賊之一節如秦穆之悔過耳抑方諸吳闔廬夫差之暴横而或者亦以霸許之則秦穆楚莊猶為此善於彼者歟○劉氏曰公羊云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也非也此譬猶蔡人殺陳陀耳且外討弑君之賊何不得乎穀梁云此入而殺

其不先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非也言楚人殺者乃明徵舒有罪爾且先言入後言殺可謂內徵舒於陳乎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成寧公作甯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程子傳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

莊不能察其反覆(音福)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去聲)生又强(上聲)以毒飲(去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賈逵曰二子不繫之陳絶於陳也)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强(上聲)納之者也爲楚莊者宜奈何瀦(音諸)徵舒之宫(檀弓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宫而瀦焉)封洩冶之墓(書武成封比干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高氏曰二子之惡乃其君之所由以弑者亦與徵舒何異豈可復居陳大夫之位哉已絶於陳故不繫於陳而書納張氏曰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縣陳微申叔時之言則陳遂亡

矣楚莊懷變詐貪婪之志而尚能以義自克故封陳而不取然見善不明而非有改過不吝之心所以雖封陳而終宥陳之亂臣復納諸國聖人予善之弘待人之公先旌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入陳且納亂臣之罪使楚莊之善惡功罪顯然明白詳味此論非聖人莫能修之也愚按孔寧儀行父不書奔書奔則是寧行父請討於楚也其歸不係陳不使得為陳之臣也經凡書納皆非所宜納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曰入曰納則二臣之罪與楚莊納之之惡皆見矣○啖氏曰左氏云書有禮也若以納亂臣為有禮孰為非禮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十七